



壬寅吟草三首

安徽合肥 张武扬
迎新遣怀寄友

月落参横已报先，苔枝浮翠倚窗前。
云归何处题三九，雁去他乡越几千。
得句推敲寻旧径，临风吟咏写新篇。
东篱岁晚知春近，欲寄梅英又一年。

沪上再会庞公有感

山遥水远凌风过，陌上斑鸠不问年。
对酒祖源民宿晚，寻诗章渡棹舟前。
徽州痴绝义仍句，古岸歌吟太白篇。
拍遍栏杆迎仰处，骋怀拓业着鞭先。
(注：1、祖源、章渡：休宁祖源、泾县章渡等均是上海企业家庞公投资建设的乡村文旅项目。2、义仍：明代戏剧家汤显祖字“义仍”。)

外孙女翁岑周岁即兴

雨后新篁出栅栏，宁馨学步任蹒跚。
雏莺软语三生梦，朗月清风共尽欢。
头角崭然从幼异，羽翰气贯此初看。
含饴乘兴题诗处，春色撩人又几般。

祈盼

安徽合肥 刘学升

年逾八旬高龄的岳父和岳母“阳”(感染新冠病毒)了。通过几天的治疗和调养，岳母身体恢复得比较快，而原先患有脑梗、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好的岳父则不断咳嗽和间隔发烧，导致卧床不起。

元旦的清晨，已经卧床一周的岳父忽然说他的心口有些难受，我们连忙拨通了急救中心的电话。随救护车赶来的医生为岳父测体温、量血压、做心电图，初步认为老人除了高血压之外，其他状态尚好。我们不放心，把岳父抬上救护车，到医院进行检查。医院急诊大楼的病人很多，妻子到挂号处为岳父挂号，我在急诊病房看护。医生再次为岳父测体温、做心电图，均为正常。CT检查结果显示岳父的肺部有轻微炎症。我们向医院要求住院治疗，却被告知医院床位紧张，建议回家以药物疗养。我们征求岳父意见后返回家中。

连日来，我们悉心照料，耐心为岳父擦拭身体，合理喂饭喂药。岳父虽然不怎么说话，对我们的照料却是尽量地配合。一日，无风，且阳光很好，天气暖和，我和妻子将老人用轮椅推到楼顶的平台上晒太阳。妻子轻轻地按摩着父亲不太灵便的脚，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当年为了我当兵，老爸扛着一箱鸡蛋，不远几百公里到南京找熟人相商。现在，他的这双脚再也走不动了……”

我轻轻抚摸着岳父不太有力的手，对妻子说：“三十年前我第一次到你家时，老爷子见我不会行酒令，手把手教我猜拳，我学会后，在以后的猜拳行令中大多占据上风……”

岳父静静坐在轮椅上看着我们，脸上一直露着和蔼的微笑，表情告诉我，他能够听到我和妻子的对话。岳母则一边缝补着为岳父换洗的布料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你爸如果能够渡过这一关，说不定还能多活十多年呢。”我和妻子理解岳母的心情，毕竟，她和岳父相濡以沫六十年，彼此有着深厚的恩爱和无限牵挂！

吃过午饭，我和妻子将岳父扶到床上躺下后，走到阳台上，看着楼下的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，脑海中不断浮现着我与妻子结婚三十年来岳父对我们的种种关爱，心里默默地为老人祝福，祈盼他能够尽快康复，与我们共享幸福的生活。

李老三的幸福生活

安徽宣城 杜爱鹏

一段时间，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堂姐夫李老三互动一下。堂姐夫大名叫李庭，因排行老三，大家都喜欢叫他李老三，他自己也喜欢以李老三“名号”示人。李老三今年快六十岁，不抽烟不喝酒，身体壮得像头牛。前十几年的日子过得很紧巴。生了四个女儿，想要个儿子就是来不了，一气之下脱离“超生游击队”。

原本一直以为没有儿子，在农村矮人一等，哪知这几个女儿个个争气。尤其二女儿最厉害，学习成绩好，拿到硕士学位后，在上海成家立业。小两口在大上海某科研机构工作，有了孩子后，就急着请外公外婆来帮忙了，远在北方的男方父母指望不上。堂姐夫和堂姐只好关掉街上的油坊，堂姐夫也放下“李老三油坊”老板身段，摇身一变，就成了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的“老爷叔”。

老两口除了完成带孩子、买菜烧饭、做家务等主业外，耐不住寂寞又好动的堂姐夫报名进了老年大学，说是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脑袋瓜子。进了器乐培训班，先是学二胡，后来又学吉他、电子琴。没有正经上过学的李老三还真有天赋和毅力，学习能力还真棒。最初，二胡拉得像锯木头似的，吉他弹得像弹棉花似的，电子琴也弹得像铜匠敲铁皮叮叮当当的，结果一个月下来，就弹得有模有样了，美妙的乐曲从他那粗壮的指头间流淌出来，开心的笑容在他脸上每一道皱纹之间绽放。

这些，都是我从他的抖音上掌握的动态信息。

随着“李老三油炸厂”网名出现，堂姐夫逐渐成了“抖音达人”。每发一个抖音，就像招蝶的鲜花一样，都能诱来一批批小红心或是一排排翘起的大拇指；在评论区也总是一片热议，有欢呼的，有鼓励的，有调侃的，也有唱洋腔的。

此时常常“出镜”的堂姐夫一改昔日“老农民”形象，打扮得还真有点艺术范儿。身穿着白衬衫，头戴黑礼帽，鼻梁上架起了黑框眼镜，面对镜头，

优雅地拉起二胡，伴着节奏，摇头晃脑，沉醉在自己演绎的美妙音乐之中。李老三的气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，原本黝黑的皮肤也变白了，原本不加修饰的胡须修剪成仅在下巴颌上分布一缕，大上海“老柯勒”派头十足。要不是乡音难改，浓郁的“湖北腔”暴露出其外地人身份，谁能说他是暂住上海的农村大叔呢？就这样，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抖音上见面了。有时还私聊一番。视频里的堂姐夫红光满面，幸福感满满。

我真的为这个堂姐夫感到高兴。女儿们都大了，赶上好时代，自己也要重新开启新生活。油坊早也不打算干了，原本总是开一个电动三轮出行，后来也学会了开车，驾驶着自己的“雪佛兰”在宣城与南京、上海之间幸福地奔驰着。

然而，没想堂姐夫的幸福“乐章”因突降疫情而发生了“变奏曲”。堂姐夫加入小区志愿者队伍，穿着“大白”防护服，他那健壮的体格发挥了独特的优势，干起上下货、搬运等重活儿，他比一般年轻人都强。“李老三”又成为志愿者中的活跃分子，社区干部的得力帮手，还被推举为小队长，带领“部属们”不分昼夜忙碌着，不仅不感到累，还找到不少新的乐趣。

经过了疫情，堂姐夫李老三似乎也变得更通透了。他的抖音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有谈人生的，有聊养老、养生的，有论存钱买房的，还有闲扯婆媳、夫妻关系的，最可乐的还有装丑、作怪搞笑的。疫情结束后，堂姐夫总结了体会：“大上海好是好，但农村的窝，还是要保留好。”

寻润品茶

安徽合肥 胡文燕

寻寻觅觅，于熙熙攘攘的闹市中觅得一隅，抬头处，一处茶舍令人耳目一新。几把木椅随意而放，一张矮木桌笼罩在葱茏的“树伞”下，环境清幽，清新脱俗，就那么一眼，甚觉宜人，如一股清流，殊有情趣。

拾阶而上，室内陈设古朴淡雅，一张长方形的木桌上整齐摆放着纸墨笔砚，高达四五米的装饰墙上摆满团团罐罐，古朴典雅，罐里藏不住的茶香一股脑钻进了口鼻，沁入心脾，萦绕心间。按捺不住心底的那份欣喜和意趣，加快步履，二楼转角处，临窗而立，古色古香，雕饰精美、庄重高雅的红木家具，彰显出主人不同流俗的品位。柔和的灯光从屋顶倾流而下，静静地流淌在每个角落。倏忽之间，时光仿佛按下了缓停键，慢下来的时光，泡一盏茶，三五好友，或轻酌慢饮，或附耳低语，或静静聆听，或抬眸相视，都不失为一种心灵的洗涤。我暗自思忖，这该是一位怎样超凡脱俗、蕙质兰心的女子，方能闹中取静，安之若素，不偏不倚地将这座茶馆依偎在大蜀山脚下，独占一隅，将生活的热气、香茗的灵气、风景的秀气、隐藏的文气，在眼前一一铺陈开来，时空交错，古典的茶文化与现代的茶礼仪兼容，伴随着汩汩茶水声，茶在瓷盏中微微浮动片刻又归于沉寂，一切恍惚而又真切。

同行的一位70后大姐，与温婉可人的90后“茶”妹妹攀谈起来，从茶的采摘、炒青、揉捻、加工、火候及贮藏茶叶的环境要求，从白茶、绿茶、普洱茶、再到红茶，无茶不欢，无茶不乐。她一再强调，每批茶的口感与每位炒茶师傅的手艺有极大的关联，所进的每批茶叶，首道检就是过鼻闻、入口品，过了她这一道“口”关，才能进店招待茶客。“茶”妹妹侃侃而谈，眉目传神，宛如深山幽谷中那

株清新淡雅的茶花。在这个浮华喧嚣的闹市，这么一位与众不同，独树一帜的妙龄女子，与茶香结伴，与茶味同行，实属难能可贵。交谈片刻，如同那飘着热气的香茗，轻啜小口，便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，一种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的超然自逸之情油然而生。

林清玄将泡茶的轮回依次比喻为“青涩的年少，香醇的青春，沉重的中年，回香的壮年，以及愈走愈淡、逐渐失去人生之味的老年。”将品茶的境地摘分为五类：“最好的对饮是什么话都不说，只是轻轻地品茶；次好的是三言两语，再次好的是五言八句，说着生活的近事，末好的是九嘴十舌，言不及义；最坏的是乱说一通，道别人是非。”随着年数见长，日益钟情于茶，更偏向于三言两语的品茶境地，三五好友，卸下防备，褪去盔甲，青盏沸水，叶脉丝丝，看着那几片娇嫩的芽儿，几经翻滚、见质、沉淀、终究归寂，亦如人心，往来见情，日久见心，沉时坦然，浮时淡然，拿得起，也需要放得下，用心思量般错，退步思量事事宽。寒冬之时，一壶热茶，两句寒暄，总能让人心生暖意，看雪落阶前，听风卷残叶，茶味有浓有淡，日子不慌不忙……

